

沽

空

五月妖 著

沾空

五月妖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沽空/五月妖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5321-5952-9

I. ①沽… II. ①五…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39227 号

责任编辑: 谢 锦

封面设计: 钱 祯 高薇薇

沽 空

五月妖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75 插页 2 字数 234,000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952-9/I·4755 定价: 36.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7780459

【题 记】

这是全景展现城市精致利己者人生的系列作品中的第一部。

2012年，一群年届不惑，过着在旁人看来锦衣玉食、夫复何求生活的社会精英，灰心于事业前途、沉醉于颓靡生活而迷失自我。

此时的中国社会，已悄然开启反贪倡廉、荡涤污浊之风的时段，而这些本身兼具权力潜规则受益与受害双重身份的精英，各自彷徨于人到中年的人生路口，努力迈向光明的远处。

当几位友人得知我正在为这样一部涉及金融罪案、职场权斗，以及情感纠葛N种花式的书稿选定书名时，他们竟不约而同地建议了“沽空”或“做空”。

“沽空”或“做空”或“卖空”，是金融市场的交易术语，通常指交易商预期未来交易标的（如股票、原油等等）的价格会持续走低，于是卖出所持有的交易标的，以期获得与未来低价之间的差价收益。

年届不惑，是最能体会“趋空”的，明知与生机勃勃有关的一切，终将从此以各种速度竞相奔逃而走，生命已是一场毫无悬念的看空，而脑力和体力却仍执拗地投入“毫无胜算”的多空相搏之中。

曾经，凭着青春无敌可以肆意押出的败一次、错一场、爱一个、拼一回，倏然间成了再也不敢买定离手的优柔。

童年时代的我，对于遥远的40岁有着理所当然“不惑”想象，30年后，当我白描曾经是祖辈传说、如今已近在眼前的“四十不惑”，那些波澜不惊的岁月、那些渐近风化的梦想、那些屡屡无果的爱情……却时刻提醒着我，不惑，依然在进退维谷中遥遥无期，而我们的有生之年，已经开始以倒计时呈现。

70后，有一枚人所共知的标签：“最后一代理想主义者”。我们是中国在结束动乱、开启崭新时代之后的懵懂者、旁观者，却在终于晋身为时代的参与者之后，挣扎着，走在祭奠理想主义的平庸之路上。

我们常常自诩为“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因为我们喜欢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困境。

我们常常自诩为“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因为我们习惯以踏实的方式追求梦想。

这是我们最不愿意承认人到中年的年纪，这是我们最不愿意束手就擒于岁月的年纪，我们还惦记着那些没有完成的流浪，却已在回望心底那回不去的原乡。

《沽空》的题义，也正是：“虽然就趋势而言，人生是一场必然的看空，但整个过程却绝不应该也绝不可以做空。”

谨以此书，致敬我们已在眉睫的中年，致谢仍然将我们紧紧拥在怀里的父母、亲友，以及时代。

【二〇一二】

11月2日

霜序·周五

他起身披上睡袍，随手上手机，走去露台，把自己陷在圆形藤椅厚实的棉垫里，抽一支事后烟。

床上那具青春无敌的胴体，正以背部优美的曲线截住他的视线，微微起伏在熟睡的匀称呼吸里。下午三点的阳光，在西向的露台上洒满金黄，他蓄意袒露着睡袍的前襟，不无得意地欣赏了一下自己还算壮硕的身体，丝毫没有感受到阳光下仍然步步紧逼的深秋凉意。在淡淡缭绕的烟雾里，他打开手机，日程提醒上“四点会议”的字样闪了一闪。

只是，在徐徐吐出几个烟圈，试着回味了一下刚才酣战的时候，一股巨大的落寞感突如其来地吞没了他。

是，他知道，四十岁的男人正步入最具有魅力的时期，与二三

十岁的青年男子不同，四十岁的男人过了比拼荷尔蒙和力比多的生理阶段——可是——算了，他懒得继续胡思乱想，按熄了烟，冲凉更衣，见女孩儿仍睡得香甜，顺手在床头放下两千块钱，离开。

“今天给的有点多了。”搭电梯下到酒店大堂的时候，他略微有点后悔。

四点，他准时来到公司会议室，计财部的老张紧赶两步，上前为他拉开了会议室厚重的大门，等他在主座就坐后，投资部的泉总抓紧时间把手里的一份待签文件呈他过目。

然后，他开始认真听取下属们一周的工作汇报，并和往常一样犀利地指出他们的种种不足。深秋开始的昼短夜长有些令人沮丧，似乎没过多久，会议室那一排可以把黄浦江无敌江景一览无余的落地窗，便渐渐被夜色吞没了。

他有些意兴阑珊，忽然很任性地打断了正在发言的泉总：“不好意思，我突然头痛得厉害，你们继续，回头下周一请刘总再把情况向我汇总一下。”随后，就在众人关切的目光下匆匆离开，李秘书亦步亦趋嘘寒问暖，他摆摆手：“我回去休息一下就好了，你下班吧。”

回到办公室，他跌坐在宽大的老板椅上，无比感伤地任由夜色慢慢吞噬了没有开灯的硕大房间。

不知过了多久，他振作了一下，拨通小静的电话：“老婆，你下班了没？顺路接我一下，我病了。”

“已经几点啦？我早就到家了！你连回来不回来都不说一声，说接你就接你？小孩不要管啦？”电话那边老婆的抱怨如期而至，他无感地听着，知道最后一句肯定是：“等着，我叫奶奶下来管妞妞，就出来了。”

公司按他的要求，没有给任何职级的高管配车，理由是节省开支不搞特权。不过，不同行政职级有系数不等的车贴，他的车贴额度，够老婆的奥迪 Q7 油钱停车费车辆保养等各种养车开支，而他自己还因为没有配车，有无限额的业务打车报销，想去哪里都自在，好过配了专车有个司机监视一举一动。

老婆这时候开车过来，至少还有二十分钟，他百无聊赖地打开电脑，找了个网站，在黑暗中玩起了斗地主。

凯西的短信来了，问今天那个女孩是否合心意。认识凯西的时候，她也还只是一个坐台不久的女孩，现在已经是手下有几十个妞、在多家五星酒店有长包房的妈咪了。他随手回复说：“都不如你。”等凯西又回复了那句充满挑逗的“你坏死了”之后，便顺手把短信记录清空，继续斗地主。

老婆的电话终于打上来，他下楼，坐上车，系好安全带，小静斜睨他一眼，冰冷的手往额头上一按，问：“发烧了吗？这么大的人，像小孩一样让人不放心。”

“没量过，有点冷，头痛。”他简短回答了一下，把身体在座椅里蜷缩起来，闭上眼睛。

到家的时候，要不是老婆推醒他，他真在车上睡死了。

一进门，八岁的妞妞开心地从小屋跑出来狠狠拥抱着他：“爸爸爸爸，今天学校里选我参加区里的舞蹈表演了！”

“妞妞真棒！什么时候演出呀？爸爸一定去给你加油！”

“还不知道，你等通知吧！”

他深深地亲了亲女儿红扑扑的脸颊，松开紧抱她的双臂：“快写作业去吧。”

年近七十的妈妈刚才从楼上下来帮着看孩子，现在看他俩回来

了，打算离开，问了一句：“晚饭吃了没？哪里不舒服啊？要紧吗？”

“还没吃，没什么胃口。有点头痛，今天单位事情多，没什么要紧。爸在家吗？我等会儿不上去了哦。”

“在，你早点睡吧，不用上来了。小静，你照顾照顾他，我先回去了。”老太太嘱咐着儿媳妇，在妞妞乖巧的“再见”声中带上门走了。

因为平时一家三口都是在楼上老人家里吃晚饭，他平时如果回来晚了又没吃饭，也是上楼去找吃的，所以家里一时没有什么可充当晚餐的食物，小静于是问要不要给他泡个方便面，在得到否定回答后，嘱咐他自己量一下热度，便忙着到电脑前完成她手头的工作去了。

他自己量了体温，低烧，可能是下午在酒店露台上待得太久，着凉了。想早早睡下，毕竟饿着难以成眠，终于还是自己上楼，去爸妈的厨房热了点剩菜剩饭吃了，这才下楼上床，斜靠着看了会儿书，不一会儿便沉沉睡了。

并不经常使用想象力的他，断然不会想到，如此平庸的一天里，已经有些命运安排的奇诡元素，在他的身边若隐若现，只等着对的时间、对的地点，惊扰他的人生。

【时间轴】

这天下午，世棠和朋友约在华道夫下午茶，她习惯到处带着笔记本，是已经很少人用的纸质笔记本。等人或是闲来独坐，她喜欢在笔记本上信手涂写文字，未必成文成章，多是散乱随记。世棠把这当做一项消遣，已经整整二十年，如果你有机会去她的书房，从

第一本到现在，堆在书橱一角，应该有好几十本式样色彩各异的随记本了。丈夫最了解她这个高冷的爱好，旅行或出差的时候根本不用费心选择给她带什么礼物，每次一本有点几个性的笔记本，足矣。

这一天，她信手写道：“金色电梯门徐徐打开的时候，只有一名男子形单影只地快步而出，虽然可以算身形挺拔仪表堂堂，神色里却透露出中年的深深寂寥。西装不错，微微敞开的衬衫领口，颇有几分性感。”

跳空一行，她继续：“我已经独自享用了一块乳酪蛋糕，朋友还没出现。所以，当那个女孩从电梯里走出来的时候，几乎瞬间照亮了我百无聊赖的心情。她面容姣好、青春洋溢、清新知性、秀色可餐！——可她经过我时却正窃喜地讲电话说‘今天他给了两千哦’，然后似乎为了加强记忆，重复了一下对方的话‘记得啦姐姐，下一个在君悦嘛’，顿时令我一阵凌乱。”

11月3日

霜序·周六

他被一阵重重的杂音惊醒时，已经接近周六的中午，小静正用力甩着晾干的床单，以确保折叠后的平整，伴随着干硬的床单令人心悸的猎猎作响，一阵阵近乎凛冽的风径直逼迫到他耳边。

刚刚被惊扰了梦境的他几近恼怒地嘟囔着：“我在睡觉你没看见啊？床单一定要在我耳朵边上抖啊？”

“已经中午了好吗？妞妞学英语都要回来了。你还好意思说自己在睡觉啊？”老婆继续对床单发泄怨怒，床单简直被她大力抖动出了呼喇喇的北风气势来。这种时候，你完全无法想象同样的双手平时会娇弱到连矿泉水瓶盖都拧不开。

他懒得跟她吵，翻身接着睡，不知她是故意还是失手，床单的一角居然直接扫过他后脑勺，那一阵出乎意料的生疼终于激怒了他！

他腾地坐起身，怒目圆睁地瞪着她：“你什么情况啊？你老公在生病你知道吗？”

“哦哟，我老公只要在家么都是在生病呀，不生病他不要跑出去喝酒鬼混啊？”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开口就刻薄得不行。

“说什么？”他顺手抄起枕头直接扔过去，“不喝酒怎么给你换到好工作啊？不喝酒妞妞怎么进重点小学啊？”

每次他说这句她都会语塞，不是他有本事撑起这个家，她喝西北风去啊？

但是，她今天似乎是铁了心要闹一场，居然一言不发毫无征兆地就用手叠到一半的床单直接扔中了他的头！

KAO！

他以最矫健的身手近乎狼狈地离开被窝，匆忙抄起衣服窜到卫生间。

NND，被女人打这么糗的事，没有发生过的好吗？

他恶狠狠地刷着牙。

TMD，老子不打女人的，要不然！

他恶狠狠地把满嘴牙膏沫子吐出去。

CAO，偷袭老子！要不是老子衣冠不整，哼！

他恶狠狠地转动剃须刀。

等他在浴室里对着镜子碎碎念地骂完了所有对这个胆敢跟他动手的女人的怨咒，恶狠狠打开浴室玻璃门的时候，宝贝妞妞已经从英语学校回来了，她正在往接她回来的爷爷脸上印一个长吻，爷爷乐呵呵地俯着身，等她完成这个不知何时开始形成惯例的仪式性告别礼。

“妞妞再过两星期就有英语朗诵的汇报演出了，你们要抓紧帮

她多练习。”爷爷叮嘱了他一下，上楼去了。

“爸爸，我的天使翅膀来了。”妞妞跑到他身边，举着可能是她汇报演出的道具翅膀向他炫耀。

虽然刚才和老婆之间的冲突仍然令他很不愉快，但看着女儿可爱的笑脸，是个当爹的就没法不融化啊！

他一把把宝贝女儿抱坐在腿上，笑咪咪地跟女儿攀谈起来：“来给爸爸说说，这对翅膀是干什么用的呀？”

可是老婆却好像并不打算在孩子面前掩饰冲突，仍然一副不依不饶的赌气口吻：“妞妞，别黏牢你爸爸了，过来洗手洗脸，外面多脏啦！你，难得有一天在家，帮我把冬天的衣服搬出来，回头我要把秋天的衣服收起来了。”

“你烦不烦啊？我正跟妞妞聊天呢！来，告诉爸爸，这对翅膀是英语朗诵表演用的吗？”

“是呀，爸爸你真聪明。”

对嘛！不管是女孩儿还是女人，得会夸人，才招人疼！

“妞妞，你倒是快点过来洗脸呀！”老婆开始迁怒。

他把妞妞从腿上抱下来，小声说：“去吧，回头妈妈又要发脾气了。”

妞妞冲他眨了眨眼，算是父女俩之间的小暗号，回头蹦蹦跳跳地找妈妈去了。

他掏出手机，给李秘书发了条短信，然后冲着正在认真洗手洗脸的母女俩大声问：“中午想去哪儿吃饭呀？”

周末为了让他爸妈休息休息，不能再跟平时一样去蹭饭了，老婆不太愿意做饭，一般周六中午都是她找着网上新近最火的餐馆儿，一家三口去外面吃，晚上则去妞妞外婆家吃一顿。

第二天就指望着从妞妞外婆家带回来的各种菜了。丈母娘也是

心疼女儿，带回来的菜能管得了星期天两顿。小静只需要烧上一大锅米饭就行了。

其实他这个人吃也没什么特别高的要求，只要可口就行，刚结婚那会儿，老婆还蛮爱做饭的，她总能把菜谱书上看着特别漂亮诱人的菜复制出来，这一点他挺佩服她的。就是有一样，菜精致，她对吃法的要求也够精致，两个人自己在家吃个饭，还要有亚麻桌布，有桌花，有烛光，偶尔好玩一次可以，久而久之，谁受得了？关键是大碟小盘一道一道用完了，洗碗的是他好吗？他承认他是个粗人，终于在一个她非常重视的碰面第多少个月呀还是表白第几百天的纪念日，面对着她精心打造的一桌美食，望着她烛光摇曳下一脸的浪漫情怀，他极度扫兴、心直口快地说：“咱们就两个人吃饭，不能简单点儿吗？”

后果可想而知，他不仅把她气哭了，而且直接断绝了她此后所有烹饪美食的欲望，自此，再没有见过那张每次必须小心翼翼不能滴上汤洒上汁儿粘上米粒儿的亚麻桌布。如果他说对于这个结果自己甚感欣慰，是不是有一个算一个都得骂他浑蛋呀？他就愿意回自个儿妈家，跷着二郎腿，大块儿吃肉大口喝汤，高兴了咋咋呼呼说些有的没的，不高兴了埋头吃饱抹嘴走人，管得着吗？

妞妞出生之后，小静忙着照顾女儿，更是彻底丧失了做饭的能力，即便是她自己饿了，也通常是开水泡面，更别说为他做一顿好吃的了。

下午两点，一家三口吃完午饭，正要按原计划直接开车去丈母娘家，李秘书来电话了。

他挂断电话还没说话，小静已经没好气地问过来：“又要去公司？”

“嗯，一个合作项目出了点问题，北京那边来人了，下午要见一见。晚上请他们吃个饭，你们不用等我了。”

小静一言不发，只怒气冲冲地用力把名牌手袋甩在肩上。

妞妞在他下车前问：“爸爸，我能跟你去公司玩儿吗？”

“傻妞妞，公司有什么好玩的，到外婆家乖一点哦。”

“爸爸亲亲。”

把脸送到女儿嘴边，妞妞的小嘴“啵”地一下啄在他脸颊上，他心里一颤，勉强挤了个笑脸，想跟老婆做个缓和，看到她直视前方铁板着的脸，也便作罢。下车来，尚未站稳，老婆一脚油门轰地一声，车子已经绝尘而去。

小静挺精明的，他不确定每次谎称工作究竟有几成她信了。

爱信不信吧。

李秘书应该已经习惯了各种休息间接到老板短信，约定几点给他去电话，以便把他从家里捞出来去参加他迷恋的牌局。

其实，他也不确定每次谎称要去打牌，李秘书究竟有几成信了。

他目送老婆的 Q7 消失在车流中，这才掏出手机给爱娃打电话。

虽然他有爱娃公寓的钥匙，但每次都习惯先打个电话过去。尽管爱娃不止一次跟他保证过，除了他，她现在已经再没有其他男人，不过，鉴于她的复杂前科，他觉得事先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对避免任何可能发生的尴尬还是非常必要的。

爱娃的公寓离他公司不远，打个车也就十分钟。

房间不大，布置得干净利落，他最近常常有种令自己不安的错觉，比起在自己家里，他竟然更能在这个简洁舒适的公寓里找到家

的感觉。倒不是说亲情，主要是情绪上非常放松，各种细节让人舒服。比如他一进门习惯地脱下鞋，就绝不会立刻听到家里几乎无处不在的小静尖刻的声音提醒他“把鞋放到柜子里去，每天随便一踢乱死了”，爱娃顺手就把鞋收到玄关的鞋架上，并且从来没有丝毫言语让他觉得这件琐事是与自己相关的。

“吃过饭了吗？今天怎么有空上来？”爱娃撒娇地勾着他的胳膊问。

“刚跟她们吃过来的，我病了，休息一会儿。”

爱娃听说他病了，显然比小静关切得多，问了有没有热度，吃了什么药等等，甚至还强制他张嘴看了一下扁桃腺是否发炎红肿。这让他心里十分受用，双腿理所当然地搁在面前的脚凳上，毫无顾忌地点起一支烟，心满意足地深吸了一口，逗弄着把烟圈喷到爱娃脸上。爱娃娇羞地皱皱眉头，用手轻轻扫开烟雾，嗔怪一句：“啊呀，讨厌啦！”接着就温柔地问他：“我炖了桂花鸡头米，要不要喝？”

他点点头，松开揽着她的手臂，看着她转身往厨房去的背影，心想：虽然年纪也不小了，屁股倒还是蛮翘的。

爱娃腻在他身边要喂他喝那碗鸡头米，这对他来说实在是有点太夸张了，所以他还是自己把碗接过去喝了。不得不承认，火候和口味还真是有水准。

爱娃算是蛮善解人意的女人，虽然看得出她很想得到他的宠爱，不过见自己一脸疲惫，也并没有要求什么，在确定他可以待到晚饭之后比较晚才离开时，小小地心满意足了一下，找了部文艺片跟他一起看。

相比影像，他更喜欢看文字的东西，不过，和美人相依看片的午后也算是非常惬意了，他抚弄着爱娃柔软的长发，在她好闻的体

香里非常安逸地享受着时光。

看完片，他小睡了一会儿，之后就被扑鼻的米饭香气撩拨得睡不着了。起身时，爱娃正准备着给他做炸猪排、面拖小黄鱼，以及草菇芦笋，汤是家常的土豆番茄汤。他顿时胃口大开，忍不住从背后抱住她狠狠地亲了一口：“老婆，你最疼我了！”

爱娃开心地笑着，一边扭动身子挣脱出他的怀抱：“少来，谁是你老婆！”

爱娃是个聪明女人，除了懂得哄住男人的胃，更明白饱暖思淫欲的古训。晚饭之后没多久，几乎没有劳烦她太多挑逗，他已然春心荡漾得不行，终于云雨一番，在爱娃的娇喘声里竭尽英雄快意。

爱娃早年是专业芭蕾演员，后来先跟了一个有家室的国企副总，真爱，奈何人家顾忌政治前途，两人无疾而终；再后来跟了他一个生意上的合作伙伴，说是合作伙伴，但这位益哥可是京城颇有来头的大佬，他每回都是小心翼翼地伺候着，得罪不起。爱娃喜欢上海，隔三岔五就来逛个街购购物江边喝个咖啡什么的，益哥也乐得她不纠缠，愿意自己自在，就给她在上海买了这套公寓。她来上海的时候，益哥总是托他接待照看着，再后来，那边儿原配闹起来了，别看益哥表面风光、呼风唤雨，实际上是仰仗女方娘家的势力，自然不敢硬顶，一来二去，这故事不知怎么就成了爱娃是他的小三。

最初原配大嫂完全不相信，有一天亲自问他是不是给益哥“顶缸”：“你别蒙嫂子，有找比自个儿大三岁的小三儿的吗？”他应答：“嫂子，您见笑，小弟我就是姐弟恋的命，家里媳妇也比我大。”大嫂正待犹疑，他嬉皮笑脸加一句：“我说句真心话您别打我，我头一回见嫂子您就挺动心的，要不是益哥在那儿。”原配大嫂当时扑哧就乐了，一巴掌不轻不重地拍在他后脑勺上，一脸少女潮红扭捏道：